如此「香港品牌」

年年中秋節，月餅都是新聞主角。今年同樣如是。但想不到的是，香港竟然無辜「躺槍」。一款名叫「香港美誠」的月餅品牌，經歷了冰火兩重天。先是由多家頭部電商主播集中帶貨，銷售額飆升；而後被曝出除了商標是在香港註冊外，與香港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銷售額一落千丈。

僅從名稱來看，該月餅就未免有「碰瓷」、「山寨」之嫌。面對大眾質疑，生產商振振有詞：「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香港品牌不能在內地生產。」如此的回答，是不難想到的。網民並不意外，也並不買賬。可以說，生產商當初在香港註冊商標時，就已預備了遲早需要這樣來應付。

一個不在香港生產、在香港沒有門店、港人聞所未聞的月餅，竟以「香港品牌」為噱頭，在內地吆喝叫賣。要說沒有投機取巧、「割韭菜」之心，恐怕沒人相信。

多年來，香港品牌，意味着過硬的品控、完善的管理、精美的設計，這是贏得內地消費者信賴的原因所在。固然，很多港企都將生產基地放在內地，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這是很正常的做法，然而都離不開香港在研發、設計、營銷、管理等各方面的支撐，並且這些產品在香港本地也都擁有相當的美譽度。

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公司則不然，全套人馬都是內地土生土長，只特意在香港註冊個商標來做招攬。一些外地酒廠在貴州茅台鎮註冊間空殼公司就打出「茅台」旗號，或是某些傢具廠在意大利註冊個商標然後標榜國際品牌，實則都是同一伎倆。

如此魚目混珠，在商業道德上令人不齒，從法律上說，刻意放大「香港品牌」，甚至標榜是「傳統品牌」，而隱瞞全部產銷都在內地的真實情況，已對消費者造成誤導，涉嫌虛假宣傳。誠信是商業之本，既不「誠」，也不「美」，是走不遠的。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最仙是菱角

秋風起時，菱角已熟。要說中秋最「仙」的那一口，首推這隻小「元寶」。

作為北方人，真的實打實羨慕南方朋友有這等口福。就算社會再發展、物流體系再先進，食材的絕妙，很多時候都在於那股分秒必爭的勢頭，所以就地取材、不時不食才成為金科玉律。哪怕八百里快馬加急，也跟身臨其境的水靈靈、脆生生，差出了一個毫釐。

江南的水都有靈氣，作為「水八仙」之一，菱角還不乏一些傲骨。當年蘇東坡的「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在耳邊陣陣回響，大文豪起心動念，遙盼餘生自由；而那一捧捧菱角也活得通透，管它誰來近身採收，都不肯輕易露頭。採菱人要划着小船或澡盆，直到滿湖的菱角中央，翻翻轉轉，把植株提起，才能見到真容。水面上滿滿浮着的葉片，看起來飄搖不定，其實早有主意，不然也不會把花開在水上，花落後梗垂到水中結成果，又名「水中落花生」，還真是貼合意境。

不是所有的菱角都適合生吃，角有四個有兩個，顏色也有紅有黑。我只嘗過一次紅菱，嚼起來微甜，回味稍澀，大概還是晚了一步。煮熟的可就不一樣，軟糯可口，帶着一半情深意切的板栗香，而另外一半，則是水邊橋頭的清透。最常見的是店裏清炒，加上蓮子跟藕，剛好湊成「荷塘三寶」。快炒的菱角不像煮好的那樣柔軟，還帶着絲絲爽脆，每一樣食材都蓄勢待發，於口中衝破沉悶，打開一片新天地。至今猶記得藕片、蓮子，跟眉清目秀的菱角疊在一起，簡直是這個季節最讓人難以忘懷的味覺高地。忽而覺得是仙子下凡，把庸常的黏膩與俗氣都幫你清掃乾淨；忽而又覺得有清風托起，帶你奔赴天涯海角，終於能放肆舒展，贏回少時的那點傲氣。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AI為你寫傳記

這幾年，素人寫作發展很快。普通人記錄的身邊故事，真實樸實，清新可讀。不過，既然是「寫作」就須有文學功底，還需要創作時間。否則，縱有絕佳的故事，也難變成可讀的文本。對於更多的普通人而言，人生是用來過的，而不是用來寫的。但若有了AI助力，就不一樣了。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創意：用手機隨時拍下自己生活的場景，整理之後，把照片視頻「餵」給AI助手，再給它一些提示，它便能把你經歷的場景轉化為文字。這些文字積攢連貫起來，就成了一部個人傳記。也就是說，在AI這個作者筆下，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留下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幾十年歲月，不論借誰的軀體度過，記錄下來都不啻於一本大書。日記是個性化的史書，可補正史之不足。清末山西有位鄉紳叫劉大鵬，從一八九一年開始寫日記，連續記錄了半個世紀，整理出版為《退想齋日記》，讓後人通過傳統社會讀書人的日常看到了鄉土社會在近代的衰敗與轉變。國民政府普通官員陳克文的日記展示了民國官場百態。史學家鄭天挺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則豐富了我們對這所奇跡般的大學的認識。

或許有人會說，我的人生過於普通，不值得留給後人。實際上，沒有兩種人生完全一樣，沒有一種人生可以複製。寫一本自己的傳記，不一定要有補史的宏圖，不一定要給別人看，自己做自己的讀者，也不失為一樁美事。長期寫日記的人大概都有體會，翻讀自己早年的日記，得到的收穫並不比閱讀名家名作少。這就像在熟悉的道路上散步，所得之趣並不亞於在陌生的風景裏旅遊。與日記相比，AI結合場景圖像記錄的生活，或許更細緻更豐富。不過，作為非虛構的創作，傳記亦有其義理辭章。經受大量傳記文本訓練的AI助手已然問世，但如何根據傳主獨一無二的人生，寫出真性情，還是傳記AI面臨解決的課題。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袖手出價

既有殘酷的職場奮鬥，也有瑣碎家居生活的電視劇《凡人歌》近日在內地熱播。劇中，那偉和沈琳夫妻兩人作為北漂成功人士，在人生高端時跌下，遭遇雙雙失業且再就業困難重重。劇中有一個細節，那偉在生活窘迫情況下將豪車賣給堂哥沈志成，沈志成有意幫一把，給出了雙方都能接受的不錯價格。

有意思的是，導演設計這個情節時，一是讓價格有整有零，更貼近現實生活；二是在開價時不是由演員說出價格，而是讓出價人把價格數字打在了便攜計算器上出示給對方看。熟人之間做交易，有時要面子講情分，抹不開臉面張口出價討價，通過這樣的方式，另一方對於計算器上的數字倘不滿意，可以接過計算器打上自己的理想價位再談，這樣即使談不攏也不傷和氣。

以前內地中西部一些地方，農民到市集上買賣牲畜也不言語，而是通過摸手「捏指」的交易方式進行：雙方的手伸到同一個袖子裏，或者用帽子遮擋，捏食指表示一，捏食指和中指表示二，捏食指和中指加無名指表示三……勾回食指表示九，中指壓住食指表示十。如果數字重複，則在袖筒裏晃動一下，例如捏住食指和中指接着晃動一次就表示二十二。說起來，有一套完整的「暗中」交易方法。

這樣談價格比較隱蔽私密，除了「買賣不成仁義在」的考慮，還可以避免有人哄抬物價爭搶生意，而且財不露白，袖裏悄悄進行還免得歹人見財起意。此外，也有說法認為一些牲畜如牛羊能聽懂人話，所以在賣掉牠們的時候，不想要牠們聽見難受。

市場經濟下，現在很多年輕人沒見過也已不懂袖手出價的方式。前幾天，見一對年輕情侶買月餅，向老闆詢價，老闆回覆「不貴，一盒也就兩斤豬肉的價」。情侶撓了撓頭，顯然是不下廚房不知時下一斤豬肉售價幾錢。那位賣月餅的老闆也真是拐彎抹角，既然現在都不袖手出價了，為何還要再掩起一個「兩斤豬肉」的「袖口」為難人呢。

樸散爲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黑武士聲音不再

從網上新聞得悉，美國資深演員詹士厄爾鍾斯於九月九日不幸離世，享年九十三歲。或許好些觀眾對詹士不太熟悉，若說起荷里活電影《星球大戰》的角色黑武士，資深電影迷便會勾起記憶。詹士就是黑武士的配音演員，也曾為賣座動畫《獅子王》的角色木法沙配音。詹士的聲音，應曾在不少觀眾腦海留下深刻印象。我看到新聞報道的回顧片段，詹士也是一位舞台劇演員，其中一個新聞片段展現詹士和另一位年長女演員在舞台上佯裝坐車，詹士拿着駕駛盤扮演司機，我估計那是百老匯戲劇《山水喜相逢》（Driving Miss Daisy），講述一位白人老婦與她的黑人司機之間的友情故事。該劇對演員的演技要求甚高，看來詹士亦是一位優秀演員。

黑武士在《星球大戰》裏面是一個反派角色，正如外形一樣，黑暗而深沉。演員戴着黑色頭盔而不見臉容，除了打鬥動作之外，身體並沒有太多動靜，故此其聲音便是塑造角色個性的主要工具。詹士以其聲線創造了黑武士，成為《星》電影其中一個重要符號。黑武士的角色其後發展更多的延續故事，詹士的配音效果功不可沒。

我們通常會形容某位演員具有「磁性聲線」，即是其聲音質感豐厚，尤其是低音沉實，能夠傳達感性語音。聲線確實是天賦本錢，但是後天的訓練亦可以改善及加強語言能力，尤其是對於演員，聲線訓練是極重要的演技基礎。大部分戲劇訓練課程，聲音投射（Voice Projection）必然是基礎入門。演員發聲可用胸腹或丹田，只要感到適合自己的呼吸節奏便可。發聲吐字應運用整個口腔，就像結他或胡琴的共鳴箱原理，聲量便能夠向前傳送。最重要是不能用喉嚨大叫出來，這樣會容易損害聲帶。現在我們常說的「話劇」，演員主要以話語傳達故事訊息，故此優秀演員必然具備高水平的唸白能力，觀眾便可聽到悅耳鏗鏘的台詞。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林中月光曲

又至一年中秋佳節。無論是在西方古典音樂還是經典名畫中，取材月色的作品均層出不窮。本周應中秋節「花好月圓人團圓」的景，分享一張和月色有關的唱片。專輯是飛利浦唱片公司於一九八一年灌錄並發行的西班牙版貝多芬奏鳴曲選輯。收錄了「樂聖」經典的《第八號「悲愴」奏鳴曲》、《第二十三號「熱情」奏鳴曲》和《第十四號「月光」奏鳴曲》，由二十世紀智利鋼琴巨匠克勞迪奧．阿勞獨奏演繹。唱片封套同樣挑選了一幅關於月光的名作，出自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雷德里希之手的《賞月的男女》局部。

畫作描繪了一對男女在德國茂密的黑森林中賞月的一幕。兩人站在一個視野相對寬闊的山坡上，女子的右手搭在盛裝出行的男子肩頭，親昵地遠眺一輪明月。一棵巨大的枯萎橡樹在他們身旁斜插入右上角，和二人所站的山坡形成一個V形構圖。在斜倚的橡樹旁還有一塊巨石，背後右側遠景則是朦朧的黑森林。事實上，整幅畫面營造出來的氛圍幾乎和浪漫無關，枯木、岩石、淡淡的月色和如爪狀的樹根，給人一種神秘莫測且毛骨悚然的觀感體驗。若仔細端詳，圓月似乎還是月偏食，只有薄薄一輪明月露出光芒，更增加了黑森林中賞月的驚悚感。畫家選擇了從後方描繪二人賞月的視角，試圖將觀者帶入這一情境當中。弗雷德里希共創作了相同構圖的三個版本，畫中的主人公既有一雙男女，也有兩位男士，姿勢則都是搭肩望月。本張封面選擇的是繪於一八二四年的第二版。雖然相較於貝多芬「月光」奏鳴曲的浪漫唯美，弗雷德里希的「荒寒」畫風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今年恰逢此作完成兩百周年，在中秋佳節分享也不失於是一種紀念。

「碟中畫」《貝多芬奏鳴曲選輯》／《賞月的男女》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芝麻玉涼糕

飯後覓甜食，走到油麻地。甜品店外，朋友等位，自己獨往糕點小店。門外展櫃，放滿糕點，極易辨認。糕點隔夜，口感不佳，晚上顧客不多，不像早午排隊。自己買回去，跟朋友分享，砵仔糕軟糯，椰汁千層糕微甜，多吃不覺滯。另購芝麻卷切件，糕軟醬香，不黏不糊，實不多見。

芝麻配糕，形式不一。清代《隨園食單》有言「沙糕」，做法如下：「糯粉蒸糕，中夾芝麻、糖屑。」「沙」字表達餡料的碎屑口感，與「沙壅」（又名沙翁）的叫法同理。做法相類的，另見「玉涼糕」，清代《節序同風錄》談到：「蒸糯屑為軟糕，敷白糖、芝麻屑於上，切塊冷食。」糕粉、配料相同。不同之處是，一款料夾於內，一款料鋪於外，外加「玉涼糕」表明「冷食」，吃法與名稱相配。「沙糕」只言口感，冷熱非重點。

糯米糕，現有包芝麻、花生、豆沙等餡，冷熱皆可，傳承古俗。同樣材料，還可製「雪花糕」，清代《清稗類鈔》談到：「以蒸糯飯搗爛，加芝麻屑與糖為餡，打成一餅，再切方塊。」米料混和成餅，食法與外加的不同。「雪花糕」現代有製，或加椰汁、牛奶，另添芒果、抹茶，迎合各人口味。

芝麻香脆，同樣適配餅食，清代《養小錄》提到「薄脆餅」一項，實際就是唐餅店、麵包舖偶見的「芝麻薄脆」，食譜載：「蒸面每斤入糖四兩、油五兩，加水和，捍開半指厚，取圓粘芝麻入爐。」「面」即是「麵」，「捍」通「擀」字，麵團搓好擀開成圓餅，外黏芝麻烘烤。現代「芝麻薄脆」或混用黑白芝麻，配色更佳。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雲宮迅音

《黑神話：悟空》在全球範圍內爆紅，不僅遊戲區好評如潮，遊戲的背景音樂也同樣讓無數外國友人如痴如醉。一位三十四萬粉絲的YouTube音樂博主，八月上傳了一條九分鐘視頻來分享他對於《雲宮迅音》的評價，三周時間視頻已經累積了超過三十二萬次播放，各路網友也留下了近一千五百條評論，絕大部分評論都是英文，在這裏選一下翻譯過來與大家分享：

「這首曲子可能是亞洲人最熟悉的旋律了，就如同《星球大戰》的主題曲對西方人而言。」

「八十年代，你可以在新加坡每一部電視機裏聽到這首曲子。想起當年的自己衝回家看《西遊記》的場景，五十多歲的我老淚橫流。」

「作為一個越南人，我小時候每個夏天都聽到這首曲子！當我在遊戲預告片裏再次聽到它的時候，我立刻就預購了這款遊戲。感謝遊戲公司，把我帶回到童年的記憶中……」

「音樂一起，我就哭了！四十年前，《西遊記》出現在亞洲每一戶人家的電視上。路邊任何一根長棍子，都會成為我的金箍棒！」

「我奶奶生於一九四〇年代，每個夏天當電視劇重播的時候，她都會跟着哼主題曲。現在她已經離開了，這首曲子讓我哭了，這是我的童年，有我奶奶的童年。恭喜中國，他們做出了第一個3A遊戲大作！」

「西方人：很棒的音樂；亞洲人：懷舊之情撲面而來。」

一個遊戲、一段旋律、一段記憶……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